



文风而来

主办单位:文登区作家协会

冠名商:文登全友家居商场



徐广远,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,威海市音乐家协会、诗歌协会会员、威海市文登区作协理事。发表诗歌(歌词)散文400多篇,通讯报道600多篇,作品散见于全国各级报刊。《你是一片海》、《相聚》、《一辈子不能忘》等多部作品获奖。

梨花风起忆母亲

文/徐广远

每到清明临近总会有淡淡的莫名的哀愁。想念故乡,想念母亲,想念母亲住过的老屋,想念母亲留给我最后的模样,还有母亲一大堆的唠叨。尽管每年的清明不能回家给母亲上坟,可我的心已经早早地飞回故乡了。

我记事时,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,还没有联产承包,每个大队有四个生产队。我们家属于一队,父亲在生产队当队长,每天上午和下午,父亲都围着半个村喊一圈“上地了!”社员们都会带着工具一起集合然后去地里干活。母亲自然少不了,和其他社员一样劳作,为了给父亲脸上争光,她总比其他社员干的都多,拾棉花、栽地瓜、割小麦、收玉米她都能超过别人。她说,别人能少干咱不能,因为你爹当队长。

生产队的活忙完,母亲就会到玉米地里去薅草,每次都是一大包直到背不动为止。那时,我常常跟母亲去,夏天的玉米地不要说干活了,只要进去就是一身汗,就这样母亲会坚持整个

夏天。母亲把薅来的草,在家的小院里晒干,两分钱一斤卖给生产队喂牛,为的是能给孩子们买些纸笔好念书。

母亲总是说,我和你爹都没有文化不识大字,你们一定要好好念书,把书念好了才有出息。只要你们能上学,再苦再难也要供你们。

除了薅草,母亲还给生产队喂猪,也是为了多挣点工分,到秋天多分点粮食。喂猪的活又脏又累,特别是在冬天,母亲都会挑着担子去喂猪,手冻得象个馒头,她从来没有怨言,从来没有放弃过,就这样直到生产队解散。现在想来,母亲的肩上分明是挑着家庭的重担,挑起孩子们的梦想。

提起九奶奶,村里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。九奶奶就是我的母亲,她大恩大爱大德在五花槐村一直流传至今。我们村和我同龄的人有十几个,这些孩子大都吃过我母亲的奶水,那个年代,农村的每个家庭都一样贫穷。有的家里孩子多劳力少,每年生产队的口粮都

不够孩子们填饱肚子,基本上每家都青黄不接。吃的是地瓜叶咸菜,地瓜面的窝窝头,喝的是地瓜面的面条,有的孩子饿的直哭,实在没有办法大人们就会把孩子抱到我家,九奶奶就会满足孩子们的需要。

母亲能给人家接生,这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生孩子是不去医院的,都在家生。每当哪家的媳妇快要临盆了,男人们都会把九奶奶请过去,给他们接孩子。每次接完孩子,母亲总是喝一碗热热的挂面,从不吃人家的鸡蛋,说留着给坐月子的人吃。东家过意不去,三天后给母亲送去三五个鸡蛋表示感谢,母亲竟会原封不动地给人家送回去。这就是傻傻的九奶奶,我的亲娘。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白天黑夜,只要有人叫,母亲都会答应马上去。孩子顺利地来到人间,收拾妥当回家的第一句话就是,又是一个大胖小子,脸上灿烂的笑容就能把黑夜划亮,满身的疲惫都会随着新生命的到来飘散。

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军上了军校,从军校再到部队,一直是与母亲聚少离多。早些年在军校时,每年都有两个假期可以回家,那是和母亲居住最长的时间,也收获了幸福与快乐。毕业了部队总是因为工作忙,不能常回家看看母亲,也都是因母亲生病住院,家里发来电报才能回家。母亲出生于1927年,她一生经历了民国时期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。能吃的苦,母亲都吃了,能遭的罪母亲都承受过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母亲拉扯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吃不上穿不上积劳成疾,岁在己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母亲的仁爱、慈祥、善良、做人、做事都一直影响着我。清明时节梨花又要开了,染白了山岗染白了我的村庄,对故乡的思念对母亲的缅怀就像那一树一树的梨花在我心头绽放。下雨了,让雨水掩盖我的泪水,让长长的想念在梨花风起季节回想。

致敬天福山

文/王德松

打开电视,文登台正在报道:区委张宏璞书记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,奔赴天福山起义孕育的“济南第一团”所在部队,联合举办纪念天福山起义82周年新闻,军地携手赓续天福血脉,传承红色基因。

触景生情,心中涌起波澜,天福山是我心中的珠峰。曾经负责守护革命遗址的我,有幸拜见了参加天福山起义的前辈们,一件件往事,让我深切感受到,是先烈和前辈们的高贵品格和无私无畏的精神,铸造了巍巍天福山。

1997年,迎来天福山起义60周年。为搞好筹备,年初我们将编纂出版天福山起义文集的计划,上报市文化局。局党组研究,完全同意我们的方案。

于是,敬请参加天福山起义的前辈们撰写史料的邀请信发出的同时,采访同步进行。

我采访的第一人,是刘中华将军。他出生于文登营镇西字城村,海军东海第六舰队司令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少将之一。天福山起义时,任“三军”一大队三中队指导员。

刘将军住在青岛海军干休所里。时年78岁,初次交谈,他乡音未改,声音洪亮,精神矍铄,思维敏捷。

刘将军从早期参加革命讲到天福山起义。他语重心长地说:“天福山起义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举行的,它不仅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,打响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。更重要的是从天福山走出来的部队,在战火中发展壮大,成长为独立建制的27、31、32、41四个军,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。从历史角度看,其影响非常深远,从全局高度看,其意义十分重大。目前,在世的老同志不多了,你们要赶快采访、收集、抢救史料……”老将军的谆谆叮咛,像铁锤一般敲击着我的心。我当

即表示:“刘老,请您们放心,传承天福精神,我会竭尽全力。”

刘老把自己珍藏的《27集团军军史》《开国将星》和他撰写的《夕阳集》回忆录送给我。同时把撰写的《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》的文章交给我,这篇热情洋溢的6000余字的文章,是他收到我们的信后,开始撰写的。那时他正在住院,治疗眼疾一个多月期间,边打点滴,边朦胧着眼睛吃力地写作。这些文字,深情款款、感人肺腑。

读着刘老和众多前辈们提供的丰富史料,我看到三军将士们在炮火硝烟中,前赴后继谱写的一部部不朽传奇。我心潮澎湃,热血沸腾,敬仰之情鼓舞我们加快编纂速度。

加班加点,昼夜奋战,历时半年,一部40余万字的《天福山丰碑》结稿。

盛夏七月,我顶着酷暑,带着文稿,兴冲冲地奔向青岛,使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,在刘老家,迎面见到一位与刘老年龄相仿,身材魁梧,面带微笑的老人。刘老介绍:“这是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、中纪委理论研究员柳运光,曾任胶东特委委员、天福山起义组织者之一,三军政治部副主任。为了帮你看稿子,我特意把柳老从沈阳请来,刚下飞机。”然后向柳老介绍“这是我家乡的小王,为天福山的事情来的”。我深深地鞠了一躬,急忙上前紧紧握着柳老的手。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,不辞辛苦,自费从千里之外赶来审阅文稿,这种对天福山挚爱深情,对革命事业无私奉献之举,感动得我热泪盈眶。

三天两夜,两位老人看完文稿,严肃地对我说:“我们建议,把文稿中的修饰语言去掉,实事求是地记述天福山起义,让人们了解起义真相,知道天福山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。”

按照二老的嘱托,我们忍

痛割爱,重新修改,将文稿浓缩到24.1万字。

8月20日,我再次来到青岛,与早已等候的前辈会面。两位老人不顾劳累,交替审阅。两天一夜看完文稿,脸上露出满意笑容。

柳老说:“这样实事求是写很好,真实再现天福山起义历史事件。你们为天福山做了一件大事,我代表起义的老同志,感谢你们!”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,应该感谢的是两位前辈!”接着,我把市委领导恳请柳老做序的愿望讲明。

柳老回道:“市委要我作序,那我要在序言中把理琪、吕其恩、于得水、宋澄、于焯、张修己、李紫辉、孙端夫这些英雄人物的名字写上去,让读者引起重视。首先是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,是他点燃起天福山起义的烈火,创建起一支英雄的‘三军’部队,他是天福山起义的灵魂人物。吕其恩是北方局党组织派来的代表。于得水是地方革命武装的代表,他带来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,是起义的骨干力量。宋澄是我们党早期在这里开辟工作的代表。于焯要特别一提,他为革命贡献很大,而被错杀,组织为其平反,说明我们党是伟大而勇于改正错误的政党。张修己是农民革命代表,李紫辉是妇女代

表,孙端夫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代表……总之,天福山起义队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由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革命组织。”

序言敲定后,柳老严肃地说:“这本书,如有人提出非议,让他找我柳运光好了。”一句话道出一份担当精神,这份担当,高山仰止。

从天福山走出来的将军,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防部长迟浩田为本书题写“纪念天福山起义60周年”贺词。海军上将李耀文为本书题写《天福山丰碑》书名。刘中华将军、张玉华将军、刘汉将军、41集团军张序登将军、27集团军钱国梁将军,原中共胶东特委委员、中纪委理论研究员柳运光,山东省人大副主任苗枫林,山东省文化厅厅长于占德等前辈为本书题写了贺词。

这本全面系统记述天福山起义壮举的文集,凝聚着众多革命前辈的心血,展示了天福山革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,浓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多姿多彩、壮丽辉煌的历史,彰显出天福山是一座伟大的山,光荣的山,英雄的山。英雄不朽,历史不朽,精神不朽!

致敬天福山!



王德松,山东文登人。副研究馆员。山东省博物馆学会理事,山东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,威海作家协会会员、文登作家协会会员。发表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等。著有《天福山丰碑》《路从这里延伸》《文登学子著述录》《梁氏庄园》《古镇高村》,主编《文登文化志》。

QUANU 全友家居
绿色全友 温馨世界

全屋定制 拎包入住

装家不用东奔西跑 全友整装一站搞定

优质品牌 特惠套餐 标准流程 专业团队

地址:文山路桥西150米(三联火锅对面) 电话:8160018